

商邱縣志

商邱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禠著

自宋至元

宋

微子廟頌

杜衍

肇公孫之璇源兮元鳥降而生商並禹湯之聖賢兮
實惟桓撥之王厯媯妣之世數兮道日躋于我湯始
代罪于仇餉兮人嗟怨而僕來顧寬仁之宜民兮天
俾式于九圍諒除殘而代虐兮猶云德之有漸賴燕

翼於孫謀兮治克舉于三宗老成不怨于不以兮隱
處不傷于厄窮世四十有六而下衰兮豈天命之將
隳寔遭家之不嗣兮顧麗色之惟微念社稷之顛傾
兮七廟無所憑依帝眷在于有周兮抱祭器而焉歸
雖白馬之見廟兮聊血食于商邱偉夫子一言兮誠
有取于三仁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背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
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米其城郭闐闐人民之

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
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
覲于其所已饜而欣得于其所未足將朝廷從事于
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
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
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
楚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
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
所以為勝也采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

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解面
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
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
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于元祐
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
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
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而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
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現隋

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邱祠陶唐氏以為火
正曰關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
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急馳救于賀
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
在而迹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
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
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于宋登堂必慨
然懷公拊楹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
草薰百物媚斌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謂日坐見

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
顧而嬉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厭
足于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
躊躇徬徨而喜矣夫人之感于物者同而所以感者
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
而隨以雪涕傳已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
傑憤懣憂世之士或出于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
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
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閑相與語斯堂屬

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為補
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
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可苟于其細則將推
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于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
成功有命則姑與蓄之賢于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
曰吾何有于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
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以為後來矜式其出處
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甚卷而施之一郡
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抵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

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揚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
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
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
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意終曰陽子居而遊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

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妾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
愧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而終而昧
者勅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
于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杜祁公墓志銘

節略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于堯之後歷三代常
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
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
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
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
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
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
法不遷于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

餘載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冠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尚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公國于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祀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

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
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
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
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
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
至有所不可憂見于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君
子以為人之所難向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
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子
足者歟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

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
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予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惟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貽于遠萬世之貽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軾

惟古哲人仁義是圖仁近于弱義近于迂課其名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
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鑒于暴秦厯祀四百世戴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于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人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侔
遂授以政厯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彙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悅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懷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無誰與存作此名詩
以詔後昆

祭祀祁公文

歐陽修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疆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